



子華子下卷

晏子問黨第六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明矣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明矣無心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一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澆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

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
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
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
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
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
人之始至於齊也媿媿照常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
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也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
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
甚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與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
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
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
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占之時其君之志也端
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
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縱法疏
而弗失上下翦翦唯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
寢兵而珪玉繡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
言不聞聰明不開朝弗而不除野而存饑其去治象也
遠矣無等級以寄書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
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升勺侖合以登之解康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

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嬖妬庸常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趨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馮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

係
即
碎

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饜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敷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繫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

此
段
深
一
躰
變
大

薄神化回濶裔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則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

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衿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堊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二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攬四海之賦受九咳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

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桃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第七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擊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涇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

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疎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唯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乎則

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處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恂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主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恢濶濶頌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右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胃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嶠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吃薄氣發暗惴惴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革雖柔擴之

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劍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信
伸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編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為乎而宅、道為心、天為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怒、故也、此

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始。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第八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昇稟受。而不加貧。醅醑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俯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握足蹇行。去而違之。玄賸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

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下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磬訇而不屈聲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媵姁脂膏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純阿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金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蠱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棋猱狁逃焉且

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諱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藏也。而醜則堅牢華靡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慙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

唯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和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者。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子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而萬。

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坦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

也守口

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汨汨、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研訇綜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涸泐激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

此篇
議論
正大

制萬品胃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一而下沉也。載九而復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第九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

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

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
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
辰衝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
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鎮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
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
主方且睚睚眦眦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
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
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
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
采績畫而以夸譜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
其邪教於上世其所謂參牢之養也剛澁之寫也哇囀之

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政而
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
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
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臟之伏也
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
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
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
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
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
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

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上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

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上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

靈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忒則惑，志鬱則暗，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

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臟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脾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燿之，土以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剛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此以其材言也。水并也，火異治也。

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疴夏霜冬雷繆盪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提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剝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

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待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子車氏之般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鑿而殺之決裂其腎腸廉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味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已又從而

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假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頓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
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
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
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
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愒心也幸於得而已矣
志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
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閘水以成川世閘人而
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
待也治古之時積羨于躬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脩弗

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
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藁媾市之徒
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
觸機筭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桔懷抱其一
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
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靈鷄啞於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
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鼃啼且曉昏而日昃也蒼蒼踟
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腴膏以發其植物也先先

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流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
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
皴栗爛如赭霞藹葦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
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
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
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
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晉也敬以
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
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
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
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
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
吾先人於峇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
爾之末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彊裂壤斷不
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
夕而唯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晉我之不得往猶而
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
而夫手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君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
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鄆脩
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
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噐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吾之宗者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
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
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
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
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
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
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氏苗之有行我是以庇其榮而食
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
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
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予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
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
二心以事主君唯足窳窳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
見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泥我之所脩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勦者則唯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
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鬻鬻子序

鬻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
鬻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著書一十二篇名曰鬻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
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
秦暴亂書記畧盡鬻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
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
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詮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
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木荆山
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
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教之要理致



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與言爲諸子之首習織組不義
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
吏者導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習子論
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
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
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乎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
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
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逢行珪序

鬻子

撰史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
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
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
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大道文王問第八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
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
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更也。昔之君子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者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

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三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窻得然子熸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而天下治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上禹政第六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篋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

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允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湯致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慎誅魯周公第六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對策

公孫龍子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
時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
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
勝三至而辭至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
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
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
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
其意如此嘗入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國公子牟相
善樂正子與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年不以爲元也其說迺大行矣今
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心尚在
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公孫龍子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
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

守白之論鞭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
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

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
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
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
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
君之有悟而正名實馬

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

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

求白馬於羗中無有而有羗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

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聚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

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馬此相推是非係一故以

龍引
得弓
失承
正承
所取
而解
註解
正名
多一
層了

新辯而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
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
為弟子父但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
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
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
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
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以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
之所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
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三
因以利楚不能齊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雖私其
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乘應楚王所謂人者楚

此段
與前
大同
小異
葉後
委絕

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淵台以求夫是仲尼異楚
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
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
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
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
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共守白求馬所喪名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
孔子之業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
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
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
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
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
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

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

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王之內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

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
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
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
也亂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
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類
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

齊彼我之謬故舉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

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

馬色者况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

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眾馬斯應守白

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有白馬為有馬

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

馬黃黑馬不可致也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眾色

色咸去懷柔之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

者不異馬也說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

不異眾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

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

於天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

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

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

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

此篇設為難問答以實前說

審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
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
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

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白馬者馬與
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

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
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

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
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

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
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

未可也上之未可主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
義下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

黃馬可乎曰未可王賁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
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

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以黃馬
則黃馬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

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膏齒之相
依膏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
遠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勒兵伐
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口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馬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
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
謂馬馬也

謂馬馬也負曰離白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
馬色聖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

故連稱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
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
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白馬者言白定
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大下皆親矣
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
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也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
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
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天下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
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
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
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有人
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
曰白馬非馬矣以聖人虚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胃
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
無親在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以觀
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
一歸於無指故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所以物莫非指
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所以物莫非指
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
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而可謂之指乎物者天下
者天下而物可謂指手物莫非指其可謂之指乎物者天下
妄相指故指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謂指也非者天下
故強以物為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非者天下無是
指者未可謂之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非者天下無
適不可謂之是非也非故無是非也非故無是非也非故無
謂之是非指者物莫非指也莫不妄相指也非者天下無
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莫不妄相指也非者天下無指而

卷之三 指物論 三

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無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
故曰非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
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
而無是非故曰物莫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
指也。物各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不
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為
非莫定故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指謂物也無不為
適指故未可也。以物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
為指皆謂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
非有非指也。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
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
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

得無非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
指故非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非謂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
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
指乎。明本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反
無指也。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為殊各自
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澹然恬淡忘是非。
不棄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曰二有右乎，曰
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
左明二必無，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口不
為一之道也。

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

鷄非有以非鷄也上云羊合牛今日牛今羊者變文以見

人之言曰羊有定牛有足則牛羊各四而鷄二斤前所謂一

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鷄異矣故曰非鷄

也非牛羊者鷄以為非鷄而牛羊之中無鷄故非鷄也

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

舉馬以譬正鷄以喻亂故等馬與鷄寧取於馬以馬有國

與有材者並位以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

亂名實謂之狂舉

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

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其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

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

者金之色其方在西北而相與也東自極於東西

自極於西故曰不相與也東自極於東西

度而相接不相害故曰不相與也東自極於東西

而對各當其所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

相雜故不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

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音白

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

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

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

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

各正其所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

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音白

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

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以矣而白不

勝為青所掩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音白

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由亂由君不正舉也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大青白下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紫白之質

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紫白之質

紫白之質

宗德書完

系龍子

九

紫

而為青所染是白不染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
之白而為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
謂其色白明浴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
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碧其
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碧其
鷄也其與暴乎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相與為類暴
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暴亂者所以
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
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
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者名者命實
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
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
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
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
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
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
白其舉也一無白得堅其舉也二體也白也石也三者人目
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
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
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石猶此
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
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
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
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
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
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
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
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
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
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

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一體之中不離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也故曰藏也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二人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則知於自藏則非有物藏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也盈滿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也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龍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豈唯不能定安能獨於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與石同體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無石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

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不相離其無已矣曰於石一也堅白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覩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

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

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

離有目不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日

知於白亦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之知白故曰其無以

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

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

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

曰而堅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

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

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

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

有矣石既無矣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

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

乎莫不因是天然而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

果決不得矣故不如此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

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謂

乃得見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

者誰乎精神不能為見變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

矣推尋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

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

獨而正知而不知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者彌復不知矣所

精爽也然而耳目之所能任有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但因耳目之所能任有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精爽也然而耳目之所能任有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但因耳目之所能任有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

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神乎神乎其無知矣而而況
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而而況
知而相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
離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亦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
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入即物而真即事而
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
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為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物以物其所

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林以修廊廟朝庭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

其物故謂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

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

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刑材之與制器葢事之與賞

皆非其位下位其所位焉正也刑有尊卑神亦異數合爵其

信而不借濫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則於

於正則眾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

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其名正則唯乎其

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謂彼而彼

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

不得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故施命不當於此其

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稱不

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忿物之不

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

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

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

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

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

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

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

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太功非此人之功

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

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假物為辨以敷王

道之至大者也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

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

慎之者也夫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

成教者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

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

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

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程